

温习日常美学

文/洪磊

许多年以后,我再次回忆起那次在网师园吃茶的经历,这个回忆让我重返了一个故旧的时间,一个可以温习日常美学的滋味,而不是那种心旷神怡的愉悦。其实,那也就是一次普通的喝茶,却是奇怪地非常清晰地常常会回忆起。

写到这里,突然,一个八零后男孩来电话说,老师你很封建呵。很是诧异,是什么意思?他补充道,老师您很有封建文人的意味哦。回忆被打断,我仍不能释然,封建一词出自或许是目前的教科书吧?但是几千年来,中国大多均是中央集权制度,而封建制的概念便是分封制,也只西周分封制那么一小会儿,即封邦建国。

记得前时,有个“三影堂”的小男孩来电话索要画册,那是由于曾答应赠送自己的所有画册给“三影堂”,但答应了却又忘记了。随之画册寄去了,结果写到喝茶,接到了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关于“封建”的电话。

继续回忆吃茶。
有一次,在网师园的茶室要了一杯茶,园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便端着杯子去竹外一杆轩,看叠石假山浸淫在雨雾里,雨水飘落,洒入池塘的水面。树木这个时候仿佛滴翠的样子,庭园很安静,我能听到我的心脏缓慢地、一下一下在抖动。这样的心脏的抖动,在安静的庭园里,在自己听来声音若轰鸣,饮一口茶又会在喉哽处听到一声巨响,我感到了我自己强壮的生命的存在,一个自

我放大的自我的存在。

现在想来,这只是片刻的自我肯定,或许过去的儒生也会有这样片刻的吧?集权制下的儒生,恐怕他们的自我只有掩藏起来,他们很难可以自我。自然分邦建国好过中央集权,不会有集权制的那般桎梏了,桎梏的时代却造就了儒生官僚群体,儒生群体的出现,产生一种奇异的文化,这种文化黏附在集权体制上,做着百般娇柔,时而沉醉时而沮丧,这就是之后被称为文人的群体。满清之后的所谓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也就只是个概念了,或许残存着一些做派?但是如今,这种做派也难以维持了,可能吃茶仿佛可以体会一下“文人”意味?

记得那次是当年的碧螺春,独自一个人看眼前这番景色,觉着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突然懂得了吃茶的意味。可是,我很害怕使用“韵味”或者“意境”词汇来描写那次吃茶的经历,会发觉流于简单化,好像带有训诫的意味。想来吃茶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在“瓦屋纸窗下”的环境里,获得片刻优游。为什么在网师园里的那次吃茶总是不能忘却呢?或者以后的吃茶乃至于之前的吃茶,可能从来都没有得到那样的静谧环境。其实也就是一次普通的吃茶的经历而已,那么这个记忆深刻在脑中,到底是我喜欢吃茶?还是喜欢在网师园里吃茶?还是喜欢网师园呢? ■

肉身的败笔。六十七岁的杜拉斯对她的二十七岁的年轻情人夸耀:“我的腿多美!”旗袍的主角是腿——除了智慧,除了品行,中年女性唯一可以夸耀的就是这个比其他器官衰老得稍微缓慢的部位。

旗袍是一个时代的符号。王家卫,《花样年华》,旧上海的缩影,革命前浮华世界的追忆,一个50年代男孩的隔世的梦。它不再是三百年前满族同胞灵光一现的创造,上世纪30年代的时尚主流。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象征,60年代的红卫兵革命刀剪下的弃物,80年代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它是文明史中的一链。旗袍黏合着历史的碎片,旗袍就是历史。

旗袍是一声低回悠长的泣诉,近年来虽曾回光返照,但最终栖息于车模、礼仪小姐的门下,不能重新登堂入室。旗袍不是沦于风尘,而是毁于资本和商场。尽管风韵犹存,怎奈人老珠黄。

旗袍最终毁于性的泛滥。含蓄不再是一种美,露肩、露背、露脐,人们袒露着可以袒露的一切。露,才是一种时尚……不搞诱敌深入,不搞阵前对话,没有前戏,人们厌烦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崇尚的是西部牛仔、职业杀手,比的是拔枪速度和一剑封喉。旗袍却仍然犹抱琵琶、半推半就……

美人迟暮,还是有老男人钟爱。时代变易,总还留下旧时的品位。但是,旗袍成了无人怜惜的时代遗物。当年红卫兵剪子没有解决的问题,怕是真的要随着这全球化、信息化被处理掉了!

旗袍,明日黄花,一个远去的旧梦…… ■

当咖啡放错了盐

文/吴湘云

被修剪过的树干,留下了一些结节,给画面带来了用笔的变化,粗干细枝穿插,和着啾啾的鸟叫抑扬顿挫。

昨天上午八点出去,在山坡上对着一棵近两层楼高的木兰花画了一枝木兰花。抬头低头抬头低头抓了一朵全开的一朵半开的花画在纸上,白色的花瓣像琵琶正背仰翻端庄俏皮,匙状的绿叶落在纸上线条两两根颜色全无,颜色在心里。

今天出门,走在路上,思量画什么的时候,那些树上缠着小藤的树干首先跳了出来。来到那个亭子边,一众树干和一片小草,老嫩、暗淡鲜亮、高低、粗糙和细致地对比。春天从小草的絮絮叨叨开始,然后由小藤引向树干直到

暮春的喧哗。

画上一簇蒲公英和不知名的小草,蒲公英还没有开花,萝卜缨子一样的叶子匍匐地上。被修剪过的树干,留下了一些结节,给画面带来了用笔的变化,粗干细枝穿插,和着啾啾的鸟叫抑扬顿挫。忽地,一声长啸,吓了一跳,身后一个大妈翻腾出铿锵“石榴花”,一个石榴一个石榴地抛。我继续画小枝上的小嫩芽,不管那石榴是滚成地雷还是地雷。地雷是真菌还是植物?植物界,草、藤、灌木、乔木各在其位,有阳光和雨露的权利,各司其职,开花时开花疯



长时疯长腐朽时腐朽。

因为福岛的核危机,“盐”在今天成了热门词。

《彼得金一家人》书中的彼得金太太,给自己冲了一杯香气扑鼻的咖啡,在她刚要喝的时候,发觉她放的是盐。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找来了化学家。化学家在咖啡里放了少许的氯酸钾,咖啡的味道不见改善。化学家接着依次加了草酸、磷酸、硫酸、硼酸、硝酸等等酸,还有碳酸,彼得金太太逐一品尝,后来连草药都用上了,不见改善。她请教一位远道来的女士,那女士说:你为什么不换一杯咖啡呢?

一度爆出“瘦肉精”猪。还有什么奶粉什么粮食什么蔬菜。如今食品业快成化工了。还有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核危机,壶里还有可换的另一杯咖啡吗? ■

旗袍

文/周俊炜

旗袍是撩人的。它是一张潮湿的宣纸,紧紧地包裹着一块镌刻着铭文的碑碣,内里的凹凸在薄薄的纸面上显露无遗。

旗袍是精致的,它亭亭玉立,优雅自如。它中庸,无论是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都不会剑拔弩张、舞爪张牙。所以它不能是洋妞们充气发面般粗俗肉体的装饰,只能是东方女子娇柔身段的绝配。

旗袍是一段恰到好处叙述,承转起合,虚实相间,留住一个悬念和秘密。但它又受不住那份单调寂寞,平铺直叙之后,突然来了个图穷匕首!那要命的开衩——浑圆中的锐角,直直地将运动中的肉体刺入你的眼帘,用变幻着的形体和质感摄人心魄。

旗袍玩的是欲擒故纵。它旁敲侧击,时时诉说着中心,给你的全是表皮。它从不单刀直入,只是一味营造气氛,像是阿姆斯特丹花街上大麻店前的那盏绿灯,暗影朦胧,让你不知不觉中懵然入套。它又像是个老处女,有心走近你、靠近你,一旦你心旌摇曳、蓦然回首,它却变得胆怯而倏然飘失。虽然近在咫尺,却总是遥不可及。

旗袍是与长波浪、高跟鞋联系在一起的那款款而行的身影,像是走着盛装舞步的阿拉伯名驹,流畅的曲线直从背部向臀滑落,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闪着丝绸的光亮,牵引着你的视线停留,爱抚。

旗袍属于成熟的中年女性,它是一个守护天使,掩盖着时间写在

远看,是一片不着浮艳的古旧,正是中国画颜料“胭脂”的本色——沉稳而典雅,走近了,暖风摇动着袖珍垂铃,轻盈而娇羞。

喻慧画作《纷纷海棠》

纷纷海棠

文/喻慧

上世纪末,我刚买了车,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带年逾九旬的外婆到处走走。因着外婆,那几年都没有错过花季。

每次去接外婆,她都早早地梳妆整齐,穿着她一生款式不变的对襟中装高高兴兴在等我。

莫愁湖有一片湖水,公园不大,现在已经是市中心了,莫愁湖名气很大,历史悠久,却从来都不热闹,游人不多。入园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垂丝海棠,那年去时正当盛开,远看,是一片不着浮艳的古旧,正是中国画颜料“胭脂”的本色——沉稳而典雅,走近了,

暖风摇动着袖珍垂铃,轻盈而娇羞。

外婆在海棠树下,仰着脸,儿童般纯真的惊喜,眼睛闪闪发亮,牵着我的手,慢慢地走,看啊看啊。外婆是那么美丽,美得我心里充盈着温暖,那个画面,永远清晰地定格在我心里。

又一年,菊花台也有数棵海棠,在一片山坡上,在温暖的日子,里温柔地开放,春风的触摸惊动了垂丝,那瓣纷纷落下,仿佛花的眼泪。枕着暖风,心里满是爱意。

前些年搬来牛首山,我种了50棵垂丝海棠,当时只有拇指粗

细,一人来高,看它年年开花,年年长大。前年老公移了一棵到我画室的窗外,三月开始抽枝、发芽、垂蕾、初放。风中,看那垂丝小铃铛般闪烁地摇动。夜晚,隔窗的日光灯如月似地照着满树粉花,冷艳的灰蓝色调,妩媚得让人柔肠百转,让我生出无名的感动和惆怅。

还是李清照那句“海棠是否依旧?”,淡淡一问,却是问得转瞬千年! ■